

生活杂谈

“公务员热”隐含权力之忧

□奚旭初

从 10 月 15 日报名开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不到一小时就被挤瘫,接下来的几天,报考人数不断上升,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争一个职位的现象已不是稀奇事。巨大的报考录取比例反差,让人感到公务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寻常”(10 月 24 日《法制日报》)。

国家公务员考试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考”。报考人数一年高过一年,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早已有目共睹。说公务员热

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热,而是暴热、酷热,怕也不是夸张。有论者分析公务员报考热,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有志在行政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就本心而言,我真的希望如此,但问题是这个判断其实更像一厢情愿,或者说只是夸夸其谈。“国考热”持续“高烧”,已很难说是正常、健康的现象。其间除了折射出社会其他职业的发展空间的窄化,人们自主创业激情的降温,更令人担忧的是异化的权力理念。

相信报考者中有志做一个优

秀公仆的大有人在。然而无须讳言,许多报考者选择政府机关就业并不是要一辈子做公务员,除了公务员薪酬优厚、福利诱人且无风险,其“性价比”在各行各业中无与伦比,更看重的是在政府机关工作蕴含的预期机会。所谓预期机会,就是可以结交社会关系,积累人脉资源,说白了就是将权力视作日后发展的跳板和敲门砖。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表示,进入行政机关尤其享有权力的机关,可进可退,做得好就做下去,做不好退出来经商或其他。

进官场、掌权力,在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中收获“预期机会”的“潜利益”,这种动机,照出了一些报考者对权力缺乏清洁的心态,用市场投资的眼光在考量权力。今天的报考者,或许就是明天的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力理念往往决定法律在现实中的真实走向。被“官本位”牵引,冲着异化的权力理念而来的报考者,如果成为公务员之后,会如何“公务”,能是合格的公务员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横侃乱弹

“吃口香糖禁入公园”是因噎废食

□苏苏

口香糖已成为世界性的污染,据说在爱尔兰,清除口香糖残渣所需费用,要占到该国当年垃圾清除总费用的 30%,而香港前些年雇佣私营机构清除口香糖残渣,一年糜费 6000 万之巨。口香糖污染的社会成本是如此高昂,于是乎,防范此种污染的措施层出不穷,北京房山一公园做得更绝,干脆连吃口香糖也禁止了,不仅如此,该公园还禁止吃带壳类食物,禁止带含糖类饮料(10 月 23 日《新京报》)。

尽管现实生活中部分游客确实存在不文明的举止,但是,因为有人乱吐口香糖,而禁止所有人吃口香糖,因为部分人的不文明举动,而取消所有人自由享乐的权利,这不是因噎废食吗?

一个人性化的公园管理应当把困难留给管理者自己,把自由快乐尽可能地还给游客。如此把所有责任都转嫁到游客身上,公园的管理部门是否有偷懒之嫌?

实际上,谁都知道,诸如禁吃口香糖,禁带饮料和食品入园等规定根本难以执行,强行推行又可能违法。此外,公园管理人员不可能去紧盯游客的嘴巴。因此,如此规定,就像一句空洞无力的标语,不仅对公园里乱吐口香糖的现象于事无补,也无益于对游客环保意识和文明修养的培养。

对于乱吐口香糖,乱扔垃圾等行为,公园其实完全可以采取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宣教方式,例如不妨告诉游客,工人清除一块口香糖要铲 30 多下,刷 100 多次,或者像一些北欧国家一样,设立一些小瓶子或者一些卡通像,写上“有本事你就用口香糖粘我。”“你能击中靶心么?”等文字,吸引人们投掷嚼剩的口香糖,这些办法显然更聪明,更有效果。

漫画世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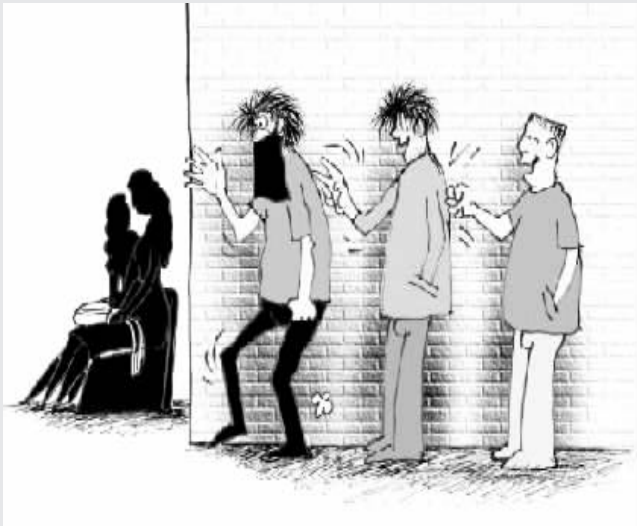
猜拳行劫

□小鱼

4 个十五六岁的珠海学生闲聊时,一人突发奇想提议抢东西,另外 3 人均表示同意,于是四处寻找目标。其中冯某与封某看中了聊天女子的包包,却谁也不愿先上前动手,于是决定用“石头、剪刀、布”猜拳决定。封某输了,冲上去抢了包撒腿就跑……几人分赃完毕,近日被珠海警方缉拿归案。

一直以为,现代打劫有了机动车作为依靠,速度和蛮横程度

前无古人,不再像《水浒传》里面“智取生辰纲”那样用无数的机心和陷阱,织成绵绵密密的大网,然而胆大包天的莽撞,却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可是,这几位用“石头、剪刀、布”猜拳行劫,把梁山好汉的“英雄行径”演绎成了幼儿园小朋友过家家,是因为不敢直接生扑,是因为还明白“剪径”是一件严肃的犯法的事情……“石头、剪刀、布”就像是一个小窗口,让我们窥见盗贼不外普通人,且比普通人更心虚。



图/邝飏

老亏叔的故事

老亏叔出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在我儿时记忆中,他读过书有学问,人长得也很帅气,两大眼,双眼皮,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的,说起话来和风细雨,有时还会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讲上几段故事。就这么一个人,村里的父老乡亲怎么都称呼他“老亏”呢?小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大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的含义。长大后,才渐渐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老亏叔先后娶了两个老婆,却跑了一对。为啥?老亏叔人老实,弟兄姐妹又多,第一个老婆嫌他家穷,嫌他人蔫,说跟他过是活受罪,结婚还不到一年,未生下一儿半女,就跟老亏叔“GOOD BYE”啦!临走时,老亏叔还送给她 3 元钱。村里许多人知道后很不理解,老亏叔却说:“俺家穷,我也没有本事,不怪人家。”第二个老婆倒是跟他生了个

儿子,可不知什么原因,最后也和他分手了。

两个老婆一个也没有守住,这在当地可是个大新闻,人们开始议论老亏叔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要不怎么两个老婆一个也没有留下。不管别人怎么说,老亏叔从不与人争辩,有人问急了,他就说:“天要刮风下雨,人要拉屎放屁,管得着吗?”一句话把对方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慢慢地人们也不问了。

后来,不知哪位好事者说他“真亏”!从此“老亏”这两个字就“贴”在了他的身上。长辈的还好一点,同辈的就直呼他“老亏”,晚辈的则叫他老亏叔、老亏爷。他正儿八经的名字渐渐地乡亲们都没忘了……

1978 年,中国大地吹起了改革的春风,家乡的人民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乡亲们笑逐颜开地品味着丰收喜悦的同时,也

在思考着,老亏叔也不例外。有一段时间老亏叔从乡亲们的视线里消失了,等人们再次见到他时已是两年之后了。

有一天,老亏叔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挎着一个大皮包,更让乡亲们难以置信的是,他的身后竟跟了一位衣着时髦的漂亮姑娘。好家伙!这下全村人炸开了锅,老亏发了!还领回来一个“新媳妇”!

一时间,乡亲们纷纷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他们曾怜悯不已的“老亏”;用好奇的口吻询问这个他们曾瞧不起的“老亏”。反正乡亲们对老亏叔的一切都那么的好奇。可老亏叔任凭你问一百个花样,他就是只字不提。

于是乎,乡亲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对老亏叔的猜想。老亏叔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成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若干年后,乡亲们才

知道,当年,老亏叔是被他的一个同学拉去做生意了。老亏叔说:“上世纪 80 年代初做生意,会被人说成是不务正业,被乡亲们看不起好多年了,我那时是害怕,才不敢说的呀!”

如今,60 多岁的老亏叔早已走出农村,住进了城里的高楼,儿孙满堂的他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有时老亏叔也回家乡看一看,找几个儿时的伙伴唠唠嗑儿。老亏叔一直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老亏叔的这句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周口军分区 曹新旺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改革开放 30 年·幸福百家》征稿启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化最能折射社会的变革。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本报特面向广大读者征集幸福家庭的幸福故事,以此反映社会进程、展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征稿内容:改革开放 30 年来家庭生活中某个方面发生的可喜、显著的变化,包括衣、食、住、行、玩、学、财等等。稿件要求以通讯体裁写作,讲述家庭变化要有典型性,故事要有情节性,以点带面,字数不超过 1000

字。读者可写自己的家庭,也可写他人家庭;可直接成稿,亦可为本报提供线索,由记者采写。

征稿时间:截至今年 12 月底。

投稿方式:读者来稿请寄周口晚报采访中心李伟收(地

址:周口市区七一路周口晚报社邮编 466000),投稿时请在信封右下角注明“幸福百家征稿”字样;也可发至电子邮箱 zkwblw@126.com,邮件主题注明为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红木家具:

“天价”炒作风光不再

新华社南宁 10 月 25 日电(记者 何丰伦) 从最高价几千元“缩水”到几十万元,一两年前还爆出“天价”的红木家具,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跌入谷底。

在 2007 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曾经有一套标注为“名著千秋”的 10 件套红木家具,包括 5 把椅子和 5 张茶几,标价高达 8000 万元。然而,短短的一年后,10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场,越南红木 8 件套标价 48 万元、老挝黄花梨茶盘标价 1400 元、柬埔寨红木躺椅标价仅 3000 元。

“要是一年前,红木 8 件套后面加个零也是‘便宜’的,黄花梨茶盘最少也要 6000 元,红木躺椅则要上万元。”常年从事家具销售的广东元品家具公司董事长刘庆强在现场一一点评。

他说,上世纪 80 年代红木家具每套不过 2000 元至 3000 元,上世纪 90 年代就达到了 1 万元至 2 万元;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上涨 10 倍至 20 倍。

专家指出,红木家具从“天价”到几近“崩盘”,固然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关,市场的过度投机则是直接原因。大量资金涌入炒作与行业门槛较低、价格监管水平不高、缺乏产业标准等密切相关。